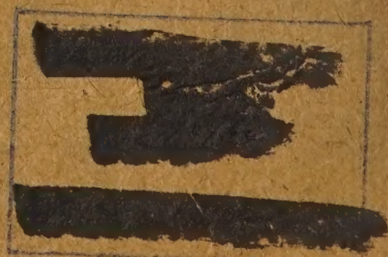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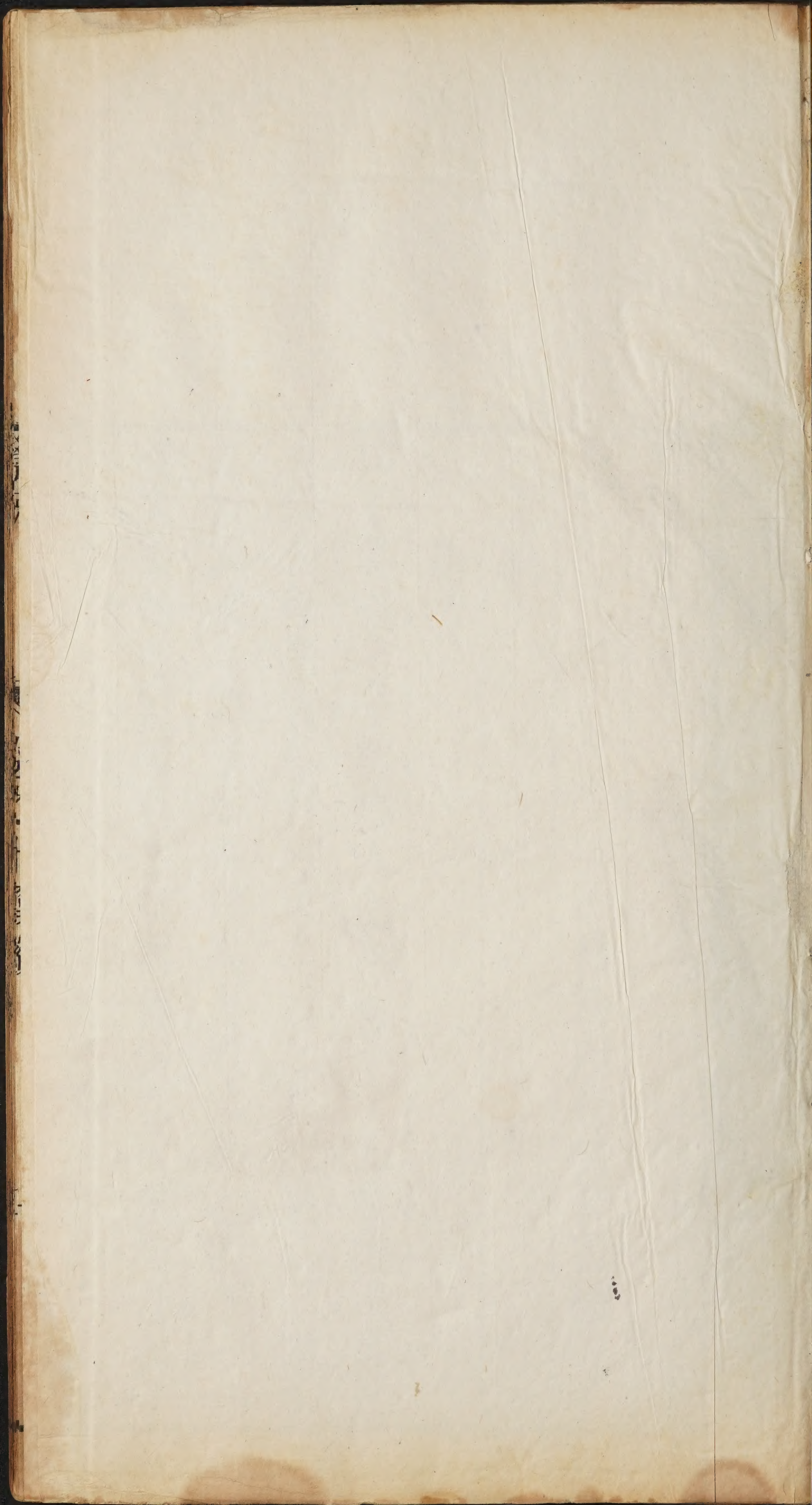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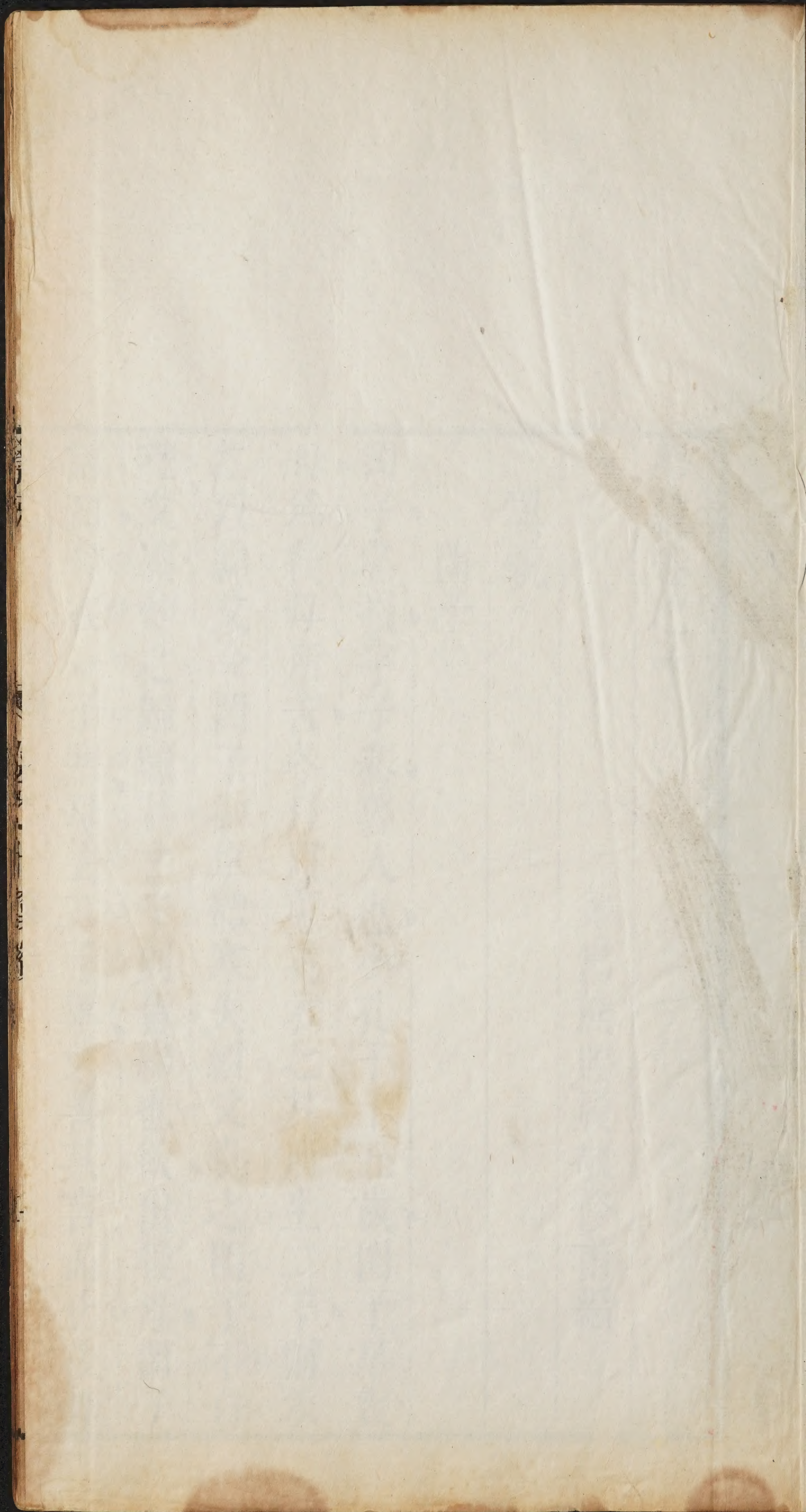
學統

十六本之六









學統卷之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閔子早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紖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驗其二子則皆綿也欲出後母閔子前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後母

亦感悔成賢母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
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
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
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内切磋
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
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
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内
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
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定公五年魯人爲長府閔子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名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哀公六年從孔子阨陳蔡哀公十三年閔子五十五歲矣一日侍孔子側誾誾如也孔子樂閔子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閔子卒葬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瑯琊公改費公明祀稱

先賢閔子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蓋旣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朱子曰、閔子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

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辭費宰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己辭、此與人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名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己兩盡其道如此。

又曰、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

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應方來之變、則於膠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爲賢也。

又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閔子、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父欲逐其後妻、以閔子之言而止、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辭表、故內則

有以爭其家外則有以爭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

雲峰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與

新安陳氏曰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觀閔子子單之言友之實可見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

宜哉

又曰閔子之辭費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絶之之意甚决眞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

又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論語所謂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或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雙峰饒氏曰觀長府一章可見閔子誾誾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仕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求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皆不能如閔子之辭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嗟夫若顏閔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愚按閔子之在聖門孝儗於曾德行亞於顏雖其生平言行不多見卽處後母一節眞誠愷摯至性流行百世而下讀之猶令人感動而辭費宰諷長府言和意果彷彿聖人氣象非大賢而能如是乎世儒高談性命往往薄前賢不足道而跡其居恒

措履、反不如庸衆人之爲者多矣、是以君子貴實行也、

學統卷之十終

學統卷之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冉子

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而惡或少之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賢葢許之也冉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冉子曰雍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冉子因問禁孔子遂詳告之冉子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冉子以德行

著名孔子稱之曰雍也可使南面冉子問子桑伯子孔子曰可也簡冉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孔子曰雍之言然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冉子問於孔子曰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哀公六年冉子從孔子阨陳蔡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

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乃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冉十卒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爲冉堌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薛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仲弓問仁而仲尼告之者以仲弓可以事斯語矣

又曰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蓋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朱子曰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又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蓋仲弓資質温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歛藏嚴謹做將去伊川云質美者明得

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

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朱子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爾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須言敬矣

又曰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

問仲弓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朱子曰以或
不佞之譏及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
以爲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蓋近之矣其深厚廣博宜
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
則疑其主於德而言與
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
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仲弓之可以
南面以此
雙峰饒氏曰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

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
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可使南面固
有所自來矣

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
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
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

厚齋馮氏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有此
語惟仲弓可以語之

愚按仲弓遊於聖人之門具有人君之度居敬行

簡一語舉從古帝王心法治法包括無遺夫子南面之稱亶有以也夫君如堯舜可謂至矣尚書載堯曰欽明曰恭讓載舜曰温恭曰寬簡然則君天下者之準則亦可知矣仲弓蓋嘗聞諸夫子者矣見大賓承大祭敬之說也先有司赦小過簡之說也居敬而行簡何其言之似夫子也嗚乎若仲弓者可謂善學矣雖然敬者聖賢傳心之要帝王修身出政之本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貫南面臨民其一焉爾敬則大綱正而萬目舉敬則不下堂階而

天下平蓋惟敬必簡未有敬而不簡者亦未有簡而不由於敬者敬者兢業之謂而非矜持之謂也簡者體要之謂而非濶略之謂也後世刑名法術之治失之雜清淨寂滅之學流於荒皆不敬之過也固聖門之所鄙而羞稱者也嗚乎仲弓亦賢矣哉雖然仲弓在孔門猶閔冉之亞也而荀況稱仲尼子弓爲大儒此而同之不亦過乎或曰三冉同學牛阨於命求局於藝惟雍也仁而不佞云噫近之矣

學統卷之十一終

學統卷之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著名善為說辭嘗從孔子求為已目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端木子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端木子

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孔子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端木子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端木子曰仲尼焉學端木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陳子禽問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端木子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端木子通達而辨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端木子聞之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端木子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端木子曰君

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當世之重端木子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也而屢進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以不欲加諸人爲質則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後端木子德日進契道日深孔子遂呼而謂之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端木子乃自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至此端木子之所造深矣而孔子之自衛反魯也端木子實從之故其言多見於魯君臣之間如邾子來朝魯定公受玉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鄖子服景伯如齊諸大事端木子並以辭命聞詳具春秋左氏傳孔子既殁門人心喪三年畢治任將歸端木子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尊師有如此端木子嘗宰

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太史公疑在齊平公之世然史傳未詳其墓亦不可考或曰在今濬縣大伾山云唐追封黎侯宋加黎陽公尋改黎公明祀稱先賢端木子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顔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又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爾然此亦是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又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朱子曰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又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矣夫子所以與之也

又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

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曾而下便用著子貢所以孔子爰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又曰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

又曰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或問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夫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

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蓋可見矣。朱子曰、此說亦善、

又曰、子貢俊敏。

又曰、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孔子亦自謂達不如賜。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否、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高堅前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得入、故能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爾非高遠也

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只是知得周徧終始無遺聞一知二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

又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則不安於已知自屈則不盡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子貢也

又曰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

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illegible]

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
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黙會於言下矣、
雲峰胡氏曰、曾子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
知、夫子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
也、
又曰、孔子歿、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廬墓至六年
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
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

者哉。

又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朱氏公遷曰、顏淵子路子貢、皆爲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貢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已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敬軒薛氏曰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顏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焉

愚按孔門聰明頴悟顏淵而外莫如子貢生平諳篤於親師智足以知聖求之七十之子未之多見晚年造深學進與聞一貫之旨獨昇性道之妙勿論游夏之徒卽德行如閔冉亦有所不及也已借曰以言語著名蓋其才優專對不辱聘使亦士君子行已之大者豈其佞喋恣騁從事於便給之長耶而太史公謂其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則誣

甚矣至貨殖一節乃少時事爾且亦必有道焉當時孔子不過惜其未能忘情境遇如顏氏子之屢空云爾非謂其皇皇財利效市井賈人之爲如史記所稱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販鬻於曹魯之間云云也若所謂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則謬妄尤甚考之春秋左氏傳前後戾舛事絕不類大都戰國時三晉兩周縱橫遊談之士假托於孔氏高弟以自文其詭譎傾危之習而腐遷及班氏不加深考從而誤信之爾

苟非後世諸儒尚論明辨聖門大賢直與猗頓儀秦輩埒矣其爲侮謗誣損可勝嘆哉而近代楊升菴則又曲爲之諱以謂子貢多聞多見有似貨殖然則賜不受命當作何解耶又以史遷之言雖朱文公亦惑之夫文公之註論語也於子貢貨殖不過曰此心未忘而已中引程子之言以發明之於四科之言語不過曰善爲辭令而已並未嘗雜稱史記猥濫之說然則文公不惑於史遷之言也明矣升菴能信子貢而不能信文公抑又何耶升菴

雖號稱宏博不過富於詞章已爾本不足辨姑及之

學統卷之十二終

學統卷之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彊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少時惡臥而焠其掌君子以爲能有忍嘗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

以謙也有子旣學於仲尼而有得焉其言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又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魯饑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子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子

智足以知聖人其贊孔子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孔子既殁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為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

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其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此知其不欲速貧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哀公八年春吳伐

我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人以是稱有子之武悼公之母死哀公為之齊衰有子曰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載糧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君子譏之或曰誣也檀弓之文曰蓋蓋之者疑之也有子嘗曰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觀此可以知其所尚焉有子卒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以凶事尚右故也有子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

魯論今論語是也當時孔門諸賢曾子而外蓋卽推
有子云唐追封卞伯宋加平陰侯明祀稱先賢有子
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
爲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
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
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
禮樂之本矣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

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
上下寍憂不足乎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有若教之徹
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
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
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
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
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

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爾

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連年有螽又用兵於邾兼有齊警以用不足爲憂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爲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

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

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矣

雙峰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之

又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

汪氏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卽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卽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爾。

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爲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爲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愚按有子好古深思、明體達用、實曾氏之流亞也。

即論語所載數章辭指氣象從容不迫頗有似於
聖人後游夏之輩至欲事之如孔子其說出於孟
氏宜爲可信由此而觀可以見諸賢思慕其師之
切而有子之取重於聖門也亦已素矣然有子之
自知甚明知聖亦審觀其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夫子則其生平推尊孔氏何如其至使當時
脫無曾子之言亦豈遂輕據宣尼之座抗顏自居
於至聖而以師道臨同學有衆哉殆必不然矣若
如史遷之言其始也以其貌之僅肖也而擁而崇

之其繼也以一二事之未能中也而一旦斥而去之夫孔門諸弟子爲何如人羣奉一師繼大聖人後爲何如事顧乃一予一奪同於優戲會童孺之所不爲而謂聖門爲之乎況所謂一二事亦不過星巫卜祝小智曲數之末爾孔子之爲孔子豈在於是知與不知又奚足以重輕有若耶甚矣史遷之妄也學者於此苟有知識未嘗不致辨焉而象山陸氏輕信史遷遂誣有子爲支離夫有子之言具在其發揮聖道亦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愚不

知其所為支離者果安在也賢如有子而史遷誣於前象山詆於後抑何聖賢之不幸哉噫

學統卷之十三終

學統卷之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言子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言子聞之，煥若發矇焉。

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子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旣隱，天下爲家。言子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

子同是禮也言子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言子曰有無惡乎齊孔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言子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爲習於禮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言子言子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

言子裼裘而弔曾子指言子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
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旣小斂袒括髮
言子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
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言子
爲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
游又辱爲之服敢辭言子曰禮也文子退反哭言子
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言子固以請文子退扶
適子南面而立言子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旣
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

言子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
禮也其動也中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
斂經而往言子弔焉主人既小斂言子出經反哭子
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公
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言子言子曰其大
功乎孔子既卒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
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言子曰吾聞諸夫
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季
康子謂言子曰仁者愛人乎言子曰然人亦愛之乎

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言子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言子嘗爲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他日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子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蓋言子在聖門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邑人至今稱之

言子生卒年月無考今吳郡有子游冢云唐追封吳侯宋加丹陽公後改吳公明祀稱先賢言子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子游爲宰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

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問滅明固正大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朱子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又曰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又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聞而深喜之也

又曰吳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旣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嘿有以相契者以

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殆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者與

勉齋黃氏曰子游教以絃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

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絃蓋御琴瑟歌咏諷

誦之爾城以武名乃嚴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爲絃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

西山眞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知澹臺之賢一邑之宰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

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

之士進而奔競諂譽之風息矣

雙峰饒氏曰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蓋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爾

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愚按言游吳產也踰江涉淮北學於上國卒爲聖門高弟以文學顯名殆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考句吳雖僻與中國之虞兄弟也泰伯首稱至德季

札亦以闊覽博物聞而言游則又崛起三江震澤間受業仲尼之門裒然大賢爲東南道學之宗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其信不誣耶或曰吳學始於言偃楚學始於陳良蜀學始於文翁開先之功不可誣也是固然自宋以來楚閩吳越之彥配食孔庭者何彬彬也孟子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惡可以時代方域論耶

學統卷之十四終

學統卷之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誨之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及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

及然卜子能篤信孔子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
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
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
非一日之聞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卜子曰吾
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
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卜子
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
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
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

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又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王之德所以叅於天地也卜子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卜子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卜子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

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卜子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卜子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卜子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又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卜子之學端重實行有如此卜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卜子尤善於教人頗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子游顧疑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卜子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子

殁卜子教授於西河西河之人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侯問於卜子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卜子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卜子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卜子嘗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卜子曰非也巳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卜子爲聖云卜子習於詩

能通其義相傳今毛詩序卜子之遺說也或曰卜子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堌未知孰是唐追封魏侯宋加河東公後改魏公明祀稱先賢卜子

程子曰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君親賢友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

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或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何也朱子曰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
又曰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

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

又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灑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又曰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

又曰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

問子夏篤信聖人如何見得朱子曰這箇雖無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便見他篤信聖人處

雙峰饒氏曰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

愚按聖人之道本末一原微顯無間初無精粗大小之殊也至於爲學立教則先後重輕各有次序不可淆紊半塗而廢與凌節而施皆未有當孔子之博文約禮下學上達所以立萬世斯文之極也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者也而其爲學要惟君親賢友爲兢兢其教門人小子也亦惟從事於灑掃

應對進退之節而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則俟其優游漸漬而得之其對子游之言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嗚乎抑何其言之似夫子也世儒不察摘華掞藻以爲文尋章摘句以爲學已大失聖賢學問之指而駕虛鶩遠者則又舍躬行而談性命棄倫物而言神化虛憍躁妄變怪百出道之不明不行也豈不重可嘆哉

學統卷之十五終

學統卷之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董廣川先生

先生姓董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葢三年不窺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先生褎然爲舉首帝親策問以古今治道至於再三

先生並疏策以對其畧曰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旣沒而子孫長久安寍數百歲此皆禮樂敎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與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

犯其上武王行大義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以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爾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又曰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守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絶勿使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旣畢天子覽而異焉以爲江都相江都王易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久之王問先生曰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焉先生對曰昔魯君問柳下惠曰寡人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爲致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王曰善居無何先生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先生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名示諸儒吕步舒者先生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先生吏當死詔

赦之先生遂不敢復言災異矣先生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公孫宏希世用事位至三公先生以宏爲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先生相膠西王王故聞先生有學行亦善待之先生恐久獲罪乃以病免先生凡相兩國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終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卽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

武安爲相始知隆儒及先生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先生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於世先生所著皆推明經術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敎若干篇傳於世墓在今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間從祀孔廟明初追封江都伯後改廣川伯嘉靖中祀稱先儒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
不謀利之類是也
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
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又曰仲舒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
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
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此等語似見得性善模樣
或問仲舒正誼明道之言是有是非無利害否朱子
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

重方盡善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
又曰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
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
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師出無名事故
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
誼
問諸葛誠之云仲舒正誼明道之言說得不是只怕
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朱子
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

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狥而不顧道誼矣

又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爾其議□□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問董子所謂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誼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

後如此看可否朱子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又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

又曰董子三策說得煞親切

又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是也然正誼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爾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

外如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宏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

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

敬軒薛氏曰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又曰董子曰尊孔氏者黜百家若尊孔氏又信百家必不能眞尊孔氏矣

又曰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

愚按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道術陵夷董子發憤下帷潛心大業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可謂醇矣其所謂勉强學問勉强行道卽孔子

格致誠正學問思辨行之義也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即孔子先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此非眞有得於聖人之指烏能言之親切而允當乎使董子得出於仲尼之門充其所至當亦不在閔冉之下而劉歆以爲未及乎游夏愚竊以爲非篤論也雖其中年以言災異獲罪幾於不免夷考其時始亦宏偃輩忌害之爾未必董子之過也夫事莫大於對君行莫重於委贄天人三策董子獻身之言也其間發明陰陽感應之理不爲不詳要

皆原本道義引據經傳未嘗有一言近於禨祥讖緯之說如京房劉向之徒之所云也況所謂求雨止雨閉縱陰陽等法不過道家雜流禱賽符呪之邪術爾會謂董子大儒而爲之乎即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則董子之學其純一不雜亦從可知矣愚故以謂繁露一書未必皆出於董子聞舉玉杯清明竹林之屬文頗不雅馴其必當時好事者附會而爲之爾有識者惡可不爲之致辨哉

學統卷之十六終

學統卷之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韓昌黎先生

先生姓韓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先生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

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歷遷職方員外郎坐疏論刺史陰相黨誣陷華陰令柳澗事復左遷爲博士先生旣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先生亦奏言淮西敗可立待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爾與宰相議不合以他事改先生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先生行

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卒擒吳
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
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法灼
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聞而惡之乃上表極諫
略曰自五帝以及三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
平百姓安樂壽考此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
有佛法自時厥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
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至梁武帝爲侯景所逼
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

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

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某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其直奏言某終狂踈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

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没入之先生至悉計庸得贖所没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湊以鎮州反圍牛元翼於深援兵且十萬望莫敢前穆宗詔先生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於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滯

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葬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也先生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奥衍宏深佐佑六經與孟軻相表裏自先生歿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中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又曰退之云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

又曰韓愈道他不知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又曰韓子責人甚恕

又曰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

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博愛之謂仁朱子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退之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甚有意義

又曰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眞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又曰退之原性人多忽之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朱子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少却一氣字爾

又曰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朱子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

不易及也

又曰退之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

又曰韓退之云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云沉浸濃郁又云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而今學者都不見這般意思

又曰退之云磨礲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最

好人多不知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間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西山眞氏曰唐史云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

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

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淸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粃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敬軒薛氏曰唐之韓子乃孟子以後絕無僅有之大

儒原道原性篇雖博愛三品之語有未瑩者然大體明白純正程子所深許朱子又爲考正其書誠非淺末者可得而窺也後學見朱子兼論其得失而不知此乃責備賢者之意遂妄論前賢若不屑爲者其可謂不知量也甚矣

又曰當韓子之時異端顯行百家並倡孰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爲相傳之正統又孰知孟軻沒而不得其傳又孰知仁義道德合而言之又孰知人性有五而情有七又孰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孰敢

排斥釋氏濱於死而不顧若此之類大綱大節皆韓子得之遺經發之身心見諸事業而伊洛諸儒之所稱許而推重者也後學因見先儒有責備之言遂勦拾其說妄議韓子若不足學者設使此輩生韓子之時無先覺以啓其迷無定論以一其志吾見淪於流俗惑於異端之不暇又安敢窺韓子之門牆哉故論韓子之得失在周程張朱數君子則可苟未及數君子皆當自責自求殆未可輕加詆議以取僭妄之罪也

又曰孟子統絶漢唐間言道者皆妄也韓子亦止能言道之用爾

又曰唐三百年識正學者韓子

又曰韓子氣質明敏剛正樂易寛厚皆過於人但生於學絶道散之時無所講明切磋以底大就使生宋時得與道學諸君子遊則其所立當不止是矣

又曰周張程朱子之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巳

又曰韓子原道篇中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之語深中異端之病老釋二家皆務潔其身清其心棄絶

倫理而不恤正韓子所謂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

又曰想韓文公敬大顚只是被他說著巳病故爲其所動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大顚以物外淸虛曠蕩之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爲其動也

又曰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

又曰性理之學經周程張朱諸君子發揮如此明白當時親炙者尚失其意而韓子生於道術壞爛之餘

無所從遊質正乃能卓然有見排斥異端扶翼正道遂有立於天下後世眞可謂豪傑之才矣

又曰韓文所以高於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爲之也先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爲之序況爲文不本於六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又曰自孔孟後皆不識性荀子謂性惡楊子謂善惡混先儒固已辨其非矣唐韓子原性篇以仁義禮智信論性以喜怒哀懼愛惡欲論情獨於性情爲有見三品之說蓋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之意兼氣質

而言也是雖不明指出氣字而意已在其中矣竊謂自孟子後論性惟韓子爲精粹又豈荀楊偏駁者可得同年而語哉

又曰韓文公交友忠而不返於退面可以爲百世之師矣

敬齋胡氏曰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楊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雖

重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

愚按韓子一生以子與自命其有功名教端在於闢異端而晚年失足於大顛至造廬海上留衣爲別又其集中讀墨篇與孟簡書送浮屠文暢序皆不能免後世學者之疑此其故何也蓋韓子因文見道者也非有窮理盡性之功與濂洛諸君子等者也其原道原性佛骨表諸作不過就其作用發見處及禍福因果等說淺淺立論爾亦非能深究

其虛無寂滅之根爲之擣其穴而犁其庭也一旦
流竄播遷困辱挫折之餘身心揺落把持未定亦
其宜也然自八代以降斯文淪喪聖道榛蕪幾與
洪水猛獸等矣高者羣入於荒誕卑者胥溺於辭
章舉不知天人性命爲何物自韓子出而天下始
知正學異端如南北蒼素之不可易孔孟之言始
昭然揭日月而行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旣倒
韓子之功雖與天壤並存可也比隆孟軻豈爲過
哉嗚乎韓子而在于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矣

學統卷之十七終

